

豪門佛女呂碧城

黃幼賢

北洋女學堂總教習

清末民初中國受到西方男女平權思想的影響

，女子開始有了普遍受教育的機會，女兒家得以在社會上施展所長，為國家民族貢獻一分心力。

其中最受人敬重的莫過於為革命壯烈成仁的秋瑾女士。她以光復會首領兼中國同盟會浙江主盟人的身份，運籌帷幄，與革命志士們商討革命大計，為革命奔走呼號。另一位與秋瑾同時的奇女子呂碧城，却較少為人知曉。

呂碧城女士安徽省旌德縣人，父親呂鳳岐，字瑞田，與樊樊山（增祥）是同榜進士，清光緒三年（西元一八七七年）呂鳳岐以翰林身份，掌理山西學政，山西的學風，因他的影響而大為改善。母親嚴氏生了兩男四女，呂碧城是老三，兩兄早逝。

呂碧城自幼聰穎異常，讀書一目十行，有「不櫛進士」之譽。十二歲時父親去世，因親屬們爭奪財產導致家庭破裂，分家時，她一文錢也沒拿到。但是因為她少年時家境富裕，她又有儲蓄的美德，因此分家後她仍能夠自立自給，不至捉襟見肘。為了這件事，她的世伯樊樊山曾寫了一封信稱讚她：

「碧城賢姪如面：得手書，固知吾姪不以得失為喜愠也。巾幗英雄如天馬行空，即論十許年

來，以一弱女子自立於社會，手散萬金而不措意；筆掃千人而不自矜，此老人所深佩者也。餘事為詩，亦壯心自耗耳。僕卜居未定，頗碌碌，暇當詣談，復候妝安。增祥拜手。」

年二十，呂碧城獨自一人去到天津，任大公報編輯，文名盛於一時，深受當時青年學子的喜愛與羨慕。後經友人介紹認識了袁世凱，袁世凱對她非常激賞，立即聘任她為北洋女子學堂的總教習，後又升任監督，當時她只有二十一歲，為我國女子任監督兼總教習的第一人。

北洋女子公學成立於光緒三十年（公元一九〇四年），當時中國北方社會的觀念仍甚保守，不如南方開放，父母大都不願送女兒上學；比較開明的家庭，也只讓女兒在家族辦的私塾裏念念「三字經」、「弟子規」等，粗通文字就好了，能够上學堂接受新式教育的，真是少之又少。因此，當時北洋女子公學，不但學生很少（只有二個年級），而且教授課程亦甚貧乏，只有「國學」及「普通學科」，沒有「英文」、「算術」等新科目，教學進度如蝸牛爬行般，學生獲益甚少。

呂碧城接掌北洋女子公學後，看到這種情形，心中非常着急，便積極網羅人才，並選擇學生中資質優異的，改設師範一科，釐訂課程，力求精進，以為國家培植優秀的師資人才。此舉對後來女子求學之普及助益良多，因此呂碧城實為中國

女學締造的大功臣。她在為北洋女子公學同學錄所作的序文中有：「滋蘭百畝，播吾道之芬芳；蓄艾三年，療庶物之疵癘」的期勉之詞，道出了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，撒種育苗英才的師道之志願。

呂碧城不但致力於女子公學，並在課餘時間研習外文，在數年間通粵英、法、德三國語文。時值清廷腐敗，民不聊生，喪權辱國的條約使中國人都抬不起頭來。呂碧城看到這種情形，義憤填胸，恨不能一舉推翻貪污無能的滿清政府。由於她久仰秋瑾女俠之名，故經多重關係，得以和秋瑾聯絡，並暗中約定革命起義殺賊。不料竟因組織中有內奸，密報滿清官方，事機洩露，而功敗垂成，呂碧城被官衙逮捕，險遭殺身之禍，幸經有力人士多方奔走搭救，始得脫險。

名震紐約上流社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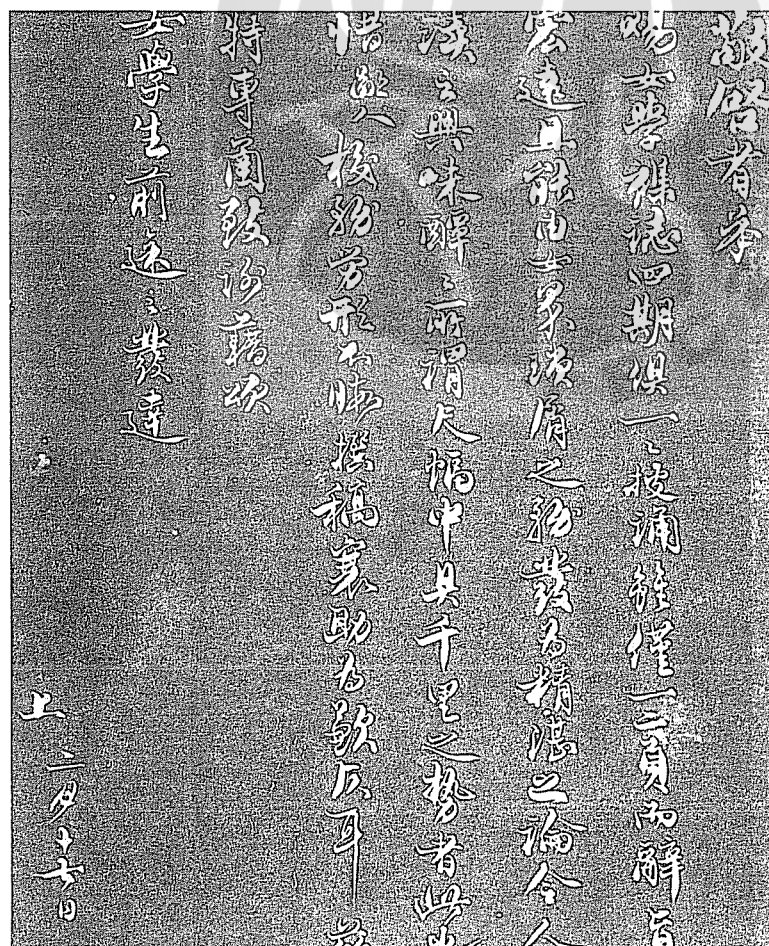
呂碧城小姐在和兄弟們分家時，並未分得分毫財產，那麼她的生活是如何度過的呢？就算她有一筆積蓄，但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，更何況她生性慷慨，揮金如土，對於朋友所需或慈善事業，一擲千金，在所不惜，曾以十萬美金捐助紅十字會。像這樣龐大的開銷，她如何維持的呢？那是因為她早具先見之明，在分家之初，就將她多年積蓄投資於某營利事業，專與外國人做生意；由於她頭腦靈活，善於交際，再加上外語流利，

①文采風流的呂碧城教授。

②呂碧城教授親筆手書函稿。



①



②

一九二七年

能和洋人直接交易，不需透過第三者，因此事業蒸蒸日上，賺了一大筆錢。這樣，她不但獨力維持了自己的日常開銷，並且能奉養母親，也贊助革命及慈善事業。呂碧城在母親去世後，隻身遠渡重洋，從亞洲到美洲、歐洲繞地球一周，環遊世界。據說她抵達美國時，住在紐約大旅社。紐約大旅社是當時全美最高級、最豪華的第一流觀光酒店，以建築、佈置富麗堂皇，價格昂貴著稱，為當時紐約達官顯要、名士淑女等上流社會人士所聚集的銷金窟；一般遊客若非腰纏萬貫，有備而來，不會輕易住進這個豪華之「宮」。而旅社中的房客，也很少有住上一個星期的，但呂碧城竟在紐約大旅社滯留半年之久，轟動一時。當地的名媛仕女紛紛爭相與她結交，每天都排滿了盛宴款待她，而她也宴必赴，且衣着華美，與眾不同，所佩首飾價值連城。更驚人的是：她從不穿相同的衣服，每赴一宴，必定更換衣飾，由此而震驚了紐約高階層的社交界，見者無不視為天人。

紀夢渡海皈依三寶

在美國停留經年後，呂碧城從紐約起程赴歐。在橫渡大西洋時，寫了一篇紀夢文，極饒趣味，茲錄於下：

「……僅矇昧一霎，忽睹一頌秀之影閃入艙中，則范倫鐵諾也。手持名刺謁予，其片較普通式略大而方，紙作淺藍色，印以深藍墨膠之字凸起有光，於姓名之上列小字一行為音樂教師。予訝艙門僅啓一隙，彼何由入？思至此毛髮

悚然！未及通詞，遽然而醒，則一夢耳。計通夜中成夢時間謹此一刹那，而幻象如此，何其突兀也。自別荷萊塢兼旬以來，舟車跋涉，腦髓昏漲，更無一絲之際，憶及前遊，胡從入夢？忽悟是日為二月十四日范倫太音節也。與彼之姓名相同，雖尾音稍異，乃義大利文之拼法。亡友易實甫（按：號哭盒，易君左先生之尊人）曾有子夜歌云：『自別人間人，都忘世間物；世間有太陽，知是紅與黑？』設想之奇，悲痛入骨！范氏其猶未忘人間令節耶。惜予筆墨久荒，殊無佳構，為闡揚徽采於東亞古邦，有負幽靈之謁，徒貽江淹才盡之慚！昔世界第一歌曲家克路蘇亦義大利產也，藝進於道，優入聖域，予客紐約時，適聞其計，乃為傳記並其造象，投於申報，時為西曆一九二一年（民國十年辛酉），絳樹先凋，此曲只應天上有矣。如范氏協律鈞天，當與媲美。吾知仙籟所鳴，重泉遏響，九幽空列，暫迴黍谷之溫，萬鬼往來，同破黃墟之涕。殆亦帝遣之巫陽；沛德音於冥漠者，雖屬夢幻，吾信為真確焉。」

到蓬倫敦，是她皈依佛門三寶的轉捩點。有一天，呂碧城應中國駐英公使之約，正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準備出門赴宴之時，正巧郵差送了一個包裹來，她拆開一看，竟是印光法師所著的「嘉言錄」。她一時興起，翻了幾頁，竟愛不釋手，一口氣讀完，與公使夫人之約也顧不得了。說也奇怪，她看過這本書後，竟然福至心靈，深受感動，於是逐漸謝絕交際應酬，甚而因此開始吃素。她因見到歐美人嗜吃肉食，而懷疑耶穌教

「博愛」的教義不嚴謹，並沒有普及萬物，且因顧因果輪迴之理，於是用英文先後翻譯了「普賢行願品」、「阿彌陀經」、「普門品」及「十善業道經」等書，流傳西方各國。佛法遂由東而西傳，而歐美許多主張素食養生的雜誌，亦爭相刊載她的文章，並推崇備至。

勸導歐人勿虐牲畜

她更寫信給倫敦「禁止虐待牲畜委員會」：「親愛諸公：請准予提議數事以備參考。因公等乃同情於可憐無告之牲畜者。(一)吾人類誤於強權即公理之謬說，認牲畜類為上帝賜與人類之食品。譬如因特別情境，吾人或被野獸如獅虎等所吞食，或被蚊蟲等所吸吮，吾人豈承認乃上帝賜與彼等之食品乎？由是而論人類之殺物類，純出於以強欺弱，豈有他哉。予認此事為世界文明重大之羞恥，當美國故總統林肯氏因救黑奴，而開戰之前，白人之視黑奴與牲畜相類，殆不自知其謬，恰如今者，吾人之殺物類同一誤解也。如諸公欲完全貫徹公等之主義，應勸導人類完全停止殺害物類。(二)予不敢吹人道之仁義，因人之有口能言，有手能寫，無俟予之曉曉。予但為處於世界悲憫矜憐之外之物類籲，予為中國女子，夙受吾國至聖先師孔子之教，以為殺生縱不能完全停止，亦應予以限制。當吾國周代，天子無故不殺牛，大夫無故不殺羊，士人無故不殺豕，屠牲必先說明事由，如因國慶宴饗等節典，先期須請允許證，彼等日常食品穀糧蔬菜而已。(三)人類因疾病

入醫院受手術時，先用珂羅芳伊塞爾等迷藥，獸類同此血肉，同此痛苦與感覺，予以爲此等手續，應由立法會議正式通過用於屠場，但屠場殺牲日以千萬計，用珂羅芳等藥未免太昂，當歐戰時，德軍用毒瓦斯薰斃敵人，據聞受者立時昏迷，無鋒鎗槍彈激刺之苦，倘屠場採用此法，較用藥爲經濟，或用電氣及他種方法。諸公如潛心研究，不患無盡善之法也。汝之忠誠者呂碧城謹啓。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。」

此信字裡行間足見呂碧城悲憫的胸懷及過人的膽識。後來倫敦「禁止虐待牲畜委員會」回信表示：反對人類以殘忍手段宰殺牲畜爲食的運動，已開展多年，在蘇格蘭已正式訂爲法律施行全境，對於其他許多尚未採用新法的城市，則由地方議會強迫執行。此外，附帶一提：民國二十年，有英、法、德等國五十多位佛教徒，來我國寶華山受戒修行，不知是否也是呂碧城弘揚宣教之功。

超然太空壇詞仙女

呂碧城能詩善詞，意境高超，樊樊山、易實甫都推崇她爲才女。呂碧城訪櫻寧道人叩以玄理多與辯難歸後却寄云：「妙諦初聆苦未詳，異同豈白費評量；辯才自悔聰明誤，乞向紅閨怨怒狂。」「一著塵根百事哀！虛明有境任歸來；萬紅旖旎春如海，自絕輕裾首不同。」樊樊山評爲超然太空。

如精忠柏斷片圖爲白霞居士題云：「兩間有正氣，常與木石緣。庸流悲物化，哲士悟薪傳。千莫治神劍，躍身爐火間。巴蜀有貞婦，化石山

之巔。鄂國精忠柏，遺留詎偶然。當時誓報國，祖背忍鏤鐫。今日餘此木，裂跡同斑斕。趙祚三百載，駒逝如雲煙。不見天水碧，猶見長血殷。是知萬乘重，不及一木堅。近世道義喪，程子悲悃悃！拾取且珍襲，詠歎追前賢。傳誦風國俗，儒立貪夫廉。斷片不盈尺，用以撐中原。」樊樊山評曰：堅原兩韻，豈巾幗所能道？

如清平樂詞云：「冷紅吟編，夢繞芙蓉苑，銀漢懨懨清更淺，風動雲華微捲。水邊處處，珠簾月明，時按歌絃，不是一聲孤雁，秋聲那到人間。」樊樊山評爲南唐二主之遺。

如浪淘沙云：「寒意透雲幃，寶篆烟浮，夜深聽雨小紅樓，絳紫嫣紅零落否？人替花愁。臨遠怕凝眸，草賦波柔，隔簾咫尺是西洲，來日送春兼送別，花替人愁。」樊樊山評曰：漱玉猶當避席，斷腸集勿論矣。

如祝英臺近爲余十眉君題神傷集云：「背銀缸拈翠管，秋影瘦，荀倩洛賦吟成，人共素波遠，可憐魂覓帷間，釵尋海上，都不是等閒恩怨。幾曾見瓊樹日，日常新，冰蜍夜常滿，贏得情長，那怕夢緣短，瓣香待卜他生，慈雲乞取，好深護玉樓仙眷。」樊樊山評曰：句法善於伸縮，的確是填詞能手，世間無數鈍漢自命夢窗，縱使嘔心十二萬年，不能道其隻字。

易實甫並作了多首七言絕句，在字裏行間不着痕跡地讚美她：

- (一)「化身應自蕊宮來，一著塵根百事哀！莫怪詞鋒驚俗耳，那知香國有奇才。」
- (二)「萬靈悽惻繞吟壇，絕代銷魂李易安；

- 幾輩聞風聞縹馬，獨教紅粉泣南冠！」
- (三)「可堪無女怨高邱，思入風雲筆自道；花落花開等閒事，神州無恙恁芳洲。」
- (四)「除却湖山歌舞外，夕陽紅處儘堪憐！隔窗誰弄悲婀娜？指下秋風起素絃。」
- (五)「異同豈白細評量，莫問他鄉與故鄉；往返人天何所住？仙家風度本清狂。」
- (六)「螢窗歷歷夕陽明，時見鶯鴻倩影憑；莫話滄桑舊身世，天涯腸斷女延陵。」
- (七)「花落花開等閒耳，幽蘭不分香心死；滿屋花雨下如潮，三十六天秋似水。」

骨灰投水結鱗介緣

呂碧城終年奔波於英、美諸國宣揚佛法，如同現在的傳教士，後來定居香港。

某年，因身體不適，懷疑自己塵緣將盡，於是耗資十餘萬布施佛事，不幸於民國四十六年一月廿四日晨在香港逝世，享年六十。據說她臨終時含笑念佛，儀容安詳，遺囑死後火化，以骨灰投水，以結鱗介緣。

呂碧城女士幼年以豪門之女，顯慧的天資，通曉數國文字，遠遊歐美，生活華貴，本可享用錦衣玉食的生活，竟能因印光法師所著「嘉言錄」一書，突發善心，致力於宣揚佛法，終生奉行不輟。她的大志宏願，在鬚眉尚且難能，何況是一巾幗女裙釵！她的遺作有中、英文著作各十餘種，集爲「夢雨天花室叢書」，流傳於世，遺愛永留人間。